

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3559 亿元,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信贷为何大幅回落

本报记者 田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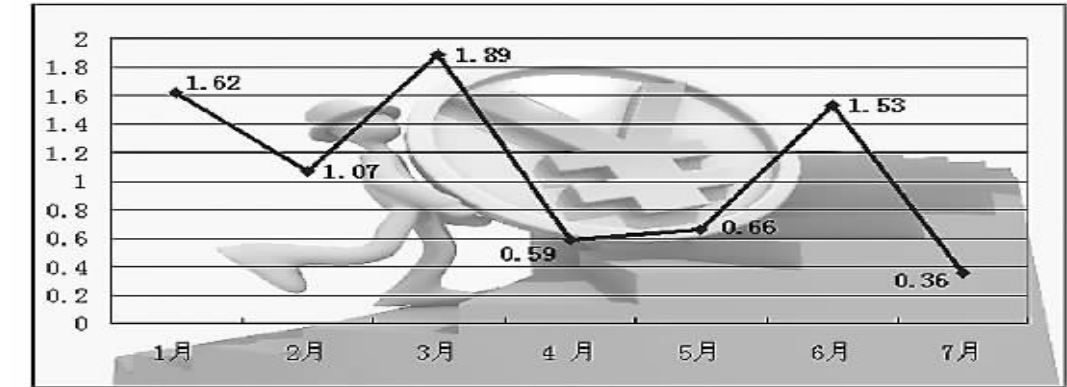
1—7月新增信贷走势图

7月新增贷款环比下降 77%

与上半年的火热情形相比,7月份的信贷投放多少有些降温。央行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新增贷款仅为 3559 亿元。分部门看:居民户贷款增加 2365 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 1193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581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509 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1982 亿元。3559 亿元,这一数字不仅比 6 月份的 1.53 万亿元新增贷款下降了 77%,而且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月份信贷回落正常、合理,下半年信贷增幅将明显放缓

上半年的信贷激增,有政策调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的因素,有银行追求高成长、高回报的因素,也有政府投资项目启动、带来庞大信贷需求的因素。而进入下半年,这些因素正悄然发生变化。一位国有银行信贷部门的高管坦言了 7 月份信贷大幅回落的原因:从政策层面看,上半年大规模的信贷集中投放,对促使经济回暖



(单位:万亿元)

制图:罗 彦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贷款高速增长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银行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要求促进贷款均衡投放,控制信贷风险。从银行层面看,有四方面的因素使其放缓了贷款节奏。——商业银行加大了风险控制力度,努力防范信贷风险。——半年过去,商业银行基本确定了全年的信贷投放目标。“各家银行下半年的新增贷款大多占全年 20%左右,且要求均衡投放,这样一来,7 月份的信贷投放自然不会多。”这位高管说。——现行的人民币贷款统计口径包括票据融资,上半年,一些商业银行担心将来政策变化、再度恢复信贷规模控制,于是纷纷做大票据融资业务量,意在多“占”贷款规模。而票据融资的收益较低,一季度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仅为 1.4%。随着监管部门多次表示将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这些银行的担心消失,票据到期后不再做了,导致 7 月份票据融资减少了 1982 亿元,这也“拖”了信贷增长的“后腿”。——贷款投放通常呈现出季节波动特点。“从全年看,贷款往往

向东分析,与上半年相比,下半年信贷增幅将明显放缓,每月新增贷款将在 3000 亿元至 5000 亿元,预计全年新增贷款 10 万亿元左右。

流动性仍充裕,不必担心实体经济缺少资金支持

信贷增长放缓是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结果,决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方向有所变化。“总体来说,信贷增长保持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央行有关负责人说。信贷增长放缓会不会影响“保增长”?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大企业、大客户依然“不差钱”,同时还可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等实现直接融资;另一方面,银行将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因此微观主体的信贷需求仍能得到较好满足。潘向东则表示,尽管信贷数量有所回落,但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货币流通速度将不断提高。这从居民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狭义货币 M₁ 增幅持续上升等迹象可见一斑。“总起来看,市场流动性仍将充裕,不必担心实体经济缺少资金支持。”

上半年,上海、浙江生产总值增幅落后于 7.1% 的全国平均水平

怎么看东部经济增长的“慢”

本报记者 沈文敏 江南 刘先云

前不久,全国各地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不少地方上半年 GDP 增幅普遍好于预期,共有 13 个省(区、市)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一向被视为“尖子生”的上海,仅有 5.6% 的增长,首次落后于 7.1% 的全国平均水平。另一“尖子生”浙江,一季度仅增长 3.4%,二季度的好转使上半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6.3%,但仍较上年同期回落 5.1 个百分点。上海和浙江作为我国东部经济的重要代表,GDP 增幅放缓引来众人关注。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火车头”。如何解读这份有些出人意料的中期考试成绩单?

增速变缓显出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征

突然来袭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火车头”们这次“考试成绩欠佳”的最主要原因。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东部地区普遍较之于中西部地区放慢了脚步。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3.5%,而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26.7%,浙江省这一数字仅为 13.4%。在消费方面,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711.2 亿元,同比增长 15.0%。上半年,上海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为 13.8%,浙江省则为 13.7%,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影响 GDP 总成绩落后的最主要因素是外贸出口的缩水严重。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1205.2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5%,其中出口下降 23.3%。浙江省上半年进出口总额 83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9%,其中出口下降 19.6%。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DP 增幅等经济指标备受各方关注。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区域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多项指标增速高于东部。如何辩证地看待“快”、“慢”,值得一议。毫无疑问,“快”是众望所归,因为,若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东西部的经济落差将持续扩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中西部经济发展“快”,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当地丰富的劳动力

突然来袭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火车头”们“考试成绩欠佳”。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经济外向性高,受影响较大。且一些城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展瓶颈显现。然而,尽管增长速度变慢了,但是东部地区的自主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步伐却在加速。

“上海当前的发展速度彰显出后工业时代 GDP 增长模式的特征。”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汤蕴懿博士认为。浙江省的专家也持类似观点:浙江省目前处在人均 GDP 向 8000 美元乃至 10000 美元迈进的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适当放缓。所谓后工业经济时代,典型特征就是第三产业比重大大超过二产比重,经济运行方式和内容更多地体现出信息化和服务化,其经济对国际市场冷暖非常敏感。而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或者是中期。这样的经济发展落差,在面对世界经济“寒潮”来袭时,就使东部地区患上“重感冒”而中西部地区只是开始稍有不适“打喷嚏”。“浙江经济增速的放缓,这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与浙江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多因素叠加的反映。”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王杰进一步指出。因为从投资拉动效应看,浙江与其他省份也有不同特点。浙江中小企业、家纺等加工型产业比重较大,受惠于在基础设施方面扩大投资政策的程度相对较小,这些方面投资拉动作用,要比一些中西部省份小很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步子不断加快速度看上去是慢下来了,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相反,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一场转型升级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该意见对于发挥上海的比较优势和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长三角联动机制,寻求错位发展也是上海市政府正在积极探索的领域。今后上海经济发展将从投资拉动型转为创新推动型,将优先选择高新产业,着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而江苏沿海地区也可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优势,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此外,今年国务院还通过了《江苏沿海发展规划》,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定位给了更多明确的引导。在珠三角,广州与佛山还签订了《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合作框架

发展落到“好”字上

刘先云

以及能源、资源优势,无论是对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还是对当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东部一些省份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坏”来评判。首先,这样的“慢”,并不是停滞不前或者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给一些行业和地区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但是上海也好,浙江也好,经济平稳发展的态势并没改变。不仅如此,这些地方

协议》,广州与佛山之间在城市规划和功能定位上有了更清晰的合作和分工。这一系列规划,使得在东部地区,城市的定位与城市之间的定位与分工更趋明确合理。除了区域经济的优化外,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也加快了步伐。浙江省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抓住机遇大规模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如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传统产业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也在显著提升。上半年,浙江省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增长 41.6% 和 65.4%;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83.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同比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制鞋、服装等产业从去年开始大规模向江西、四川等地转移,这也说明东部地区的‘慢’,实际上在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做贡献。”上海市社科院有专家认为。

区域 经济 观察 · 特别策划
辩证看待“快”与“慢”(下)

保增长不忘保民生

保增长不忘保就业保民生,这也在东部地区达成了共识。“如果说保障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最核心追求目标的话,上海无疑成功的。”汤蕴懿认为。GDP 本身的贡献不仅是经济刺激对指标的考虑,更主要的是保障就业。而政府花在就业等民生工程方面的绩效,并不能从短期的 GDP 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体现。据介绍,上海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帮企业、保就业、促稳定”的工作思路,上半年,上海新增就业岗位 32.26 万个,6 月份全市企业招工抵后实际增加就业岗位接近 2 万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岗位数量已恢复到去年 10 月前的水平。“从长远看,这种外部冲击对提升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有益的。”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陈秀山认为。危机以来,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产业被逐步转移或者淘汰,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同时,企业也更加注重对国内市场的挖掘,逐步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统计显示,浙江省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上半年,预计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1%,千吨以上企业和 1311 家重点用能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 6.9% 和 7.1%。与此同时,上海单位 GDP 能耗下降幅度今年有望达到 8%,这表明上海保增长更关注产业结构优化的“速度”。

济发展的落差。不能以“快”喜,更不能因“慢”悲。经济发展的优劣,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好”字上:结构是否合理?群众是否能得到更多的实惠?东部地区在危机面前调结构保增长、保就业谋稳定等方面的探索,其实也值得那些“快”地区学习借鉴。

快 评

今年上半年,地区 GDP 之和比国家 GDP 多出 9.9%。有重复统计的因素,也有国家与地区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一阶段,国家统计局将研究由国家统一核算省级 GDP。

GDP 是怎么核算的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简单地讲,GDP 就是核算生产成果。单个生产者创造的生产成果用增加值表示,因此,GDP 也是所有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之和。生产成果的使用又表现为最终需求,所以 GDP 又是所有最终需求之和。为了把 GDP 核算出来,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法是生产法,即从生产的角度用总产值减去中间投入求得增加值,之后把所有增加值加总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收入法,即从生产要素分配的角度把四项收入(劳动者报酬、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相加求得增加值,之后把所有增加值加总的方法;第三种方法是支出法,即从生产成果的最终使用去向来核算 GDP 的方法,它等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货变动、出口减进口之和。我国目前核算 GDP,主要是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

地区 GDP 之和比国家 GDP 多出 9.9%

我国从 1985 年开始核算 GDP,并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同时实施。按照我国的 GDP 核算制度,国家 GDP 和地区 GDP 是分别独立核算的,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国家 GDP,地区统计局负责核算本地区 GDP。国外有的国家也采用这种 GDP 核算模式。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这种模式,地区与国家 GDP 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相比较而言,我国地区与国家 GDP 差距比较显著。今年上半年,地区 GDP 之和比国家 GDP 多出 9.9%。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地区之间存在重复统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地有可能将这种跨地区生产经营活动同时统计在自己的地区,造成重复统计。尽管统计制度做了严格规定,不允许有重复计算,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达到要求。二是在核算 GDP 中,国家与地区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基础资料有缺口,GDP 核算要求相当多的基础数据,但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都存在资料缺口。针对不同的资料缺口,采用不同的推算办法来解决。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差异较大,在推算中,只能制定推算的原则和幅度区间,很难制定全国统一的推算标准。另一方面,各地区服务业统计状况差别较大。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各地区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地区使用或部分地使用自己调查的服务业统计数据,这种差异直接传递到 GDP 上。三是外部环境的影响。近年来,GDP 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且被较多地直接或间接用于各种形式的工作业绩考核。地区按 GDP 大小排位的顺序及其变化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普遍的心理是只能位次提前,不能后移。由于 GDP 被赋予了重要的考核功能,因此,为了考核过关或政绩的需要,不排除少数地区高估 GDP 数据的可能。

将研究由国家统一核算省级 GDP

GDP 作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核心指标,它的数据质量一直是统计部门的工作重点。近年来,为了力求 GDP 的核算结果反映实际,国家统计局做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建立部分服务行业抽样调查制度;二是建立和规范了一些管理部门的服务业财务资料报送制度;三是建立了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制度,改革传统的工业增加值核算模式;四是进一步改革 GDP 核算方法,使之更加符合国际核算准则;五是建立了 GDP 数据的修订制度。核算 GDP 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而提供这些基础数据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基础数据在年后或季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提供,有的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比如一些财务决算资料、财政决算资料提供的时间较晚。核算工作中,要根据不断获取的更全面、更可靠的基础资料重新核算 GDP,形成 GDP 的修订数。目前,同一个 GDP 按照时间顺序会发布三次,第一次发布的 GDP 是初步核算数,第二次发布的 GDP 是初步核实数,第三次发布的 GDP 是最终核实数。六是加强对 GDP 基础数据和 GDP 核算结果的评估。在国家层面,核算 GDP 并不是简单地使用各地区上报的基础数据,而是先评估,后核算。通过评估,重点修正那些与实际情况反差明显的基础数据,以确保国家的 GDP 真实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下一阶段,围绕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国家统计局将加大工作力度,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研究国家统一核算省级 GDP 的实施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国家 GDP 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加快推进有条件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联网直报,即由企业将原始数据直接上报国家统计局,减少中间汇总环节;三是认真研究和改进对统计数据的评估办法。在目前评估办法的基础上,针对各主要统计指标,分别制定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具有约束力的严格的数据质量评估方案;四是以新修订的《统计法》的颁布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统计上弄虚作假行为,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生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不能唯 GDP 论

GDP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最综合指标,也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最重要指标之一,GDP 的这类功能是必需肯定的。但是,GDP 与所有统计指标一样,不是万能的,都有局限性。夸大 GDP 的用途,过分强调它的作用,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就 GDP 本身来讲,许多重要方面它并不反映或反映的不全面。比如,GDP 虽然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但 these 被扣除的中间投入不涉及生态环境成本,也就是说,生态环境的恶化不直接影响 GDP。又如比如,许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方面也不能从 GDP 中直接反映出来。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 GDP 中并不包括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信息;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遗憾的是 GDP 也不具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功能;就业虽与 GDP 相关度较高,但对应关系也不清晰,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技术水平下就业与 GDP 的关系都不一样,也不稳定。因此,不可能简单地从 GDP 推断就业状况。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一个事实,即不能唯 GDP 论,只看 GDP,不看其他方面。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彭志龙

地区 GDP 之和为何高出全国 9.9%